

第五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會後心得

何維剛

文本閱讀是一切學問的根本，而田野考察則可映證文本之是非訛誤，此次研習營很完美地體現這兩點，使過去只活在六朝與明清讀本之中的南京，鮮活地呈現在學員眼前。南京是所有六朝研究者心靈的故鄉，但對於這個故鄉我們對於他的實質面貌與興衰荒廢認識太少，這次的考察活動中，探訪的京口、丹陽、臺城、攝山，都扣緊了六朝歷史文化。而秦淮、孝陵等地，更使研究視角貫通了六朝與明清。「城市空間與歷史記憶」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思考問題的角度，空間的擺設位置、距離，往往影響了其承載記憶的差別，此次對於攝山與鍾山的考察，對我而言更是一個重要的啟發。作為南朝帝都，鍾山的空間位置影響了他的歷史記憶，他不但是個名士郊居之地，也是戰爭要地，因此從歷史記載中，鍾山的記憶是紛雜多元。另一方面，攝山與建康的距離，則成就了他世外的象徵。從隱士傳統到佛教文化，與政權若合若離的互動，使攝山的記憶較為單一與完整。這些思考對於未來論文的寫作都有很多新的助益。

參與這次研習營要感謝的人太多，感謝李老師、王老師對於整個營隊的精心策畫，感謝胡老師在南京的付出與奔波，也感謝所有南京營的成員能夠在學問與感情上有很多的交流。但這次研習營中我特別感謝田野導師張侃老師，張老師的思維十分靈活，能於既定之文本與史蹟建築之外，探討其背後深層的歷史記憶與文化。並且擅於引導同學思考，使我時常感到自己困於過去的窠臼之中難以自拔。例如張老師在延陵季子廟考察之後，能夠從整個村子的形式建制、廟中的石刻碑銘，結合考察資料中所附載的原始材料，探究一種虛假的歷史記憶如何成為一種營利手段、以及為什麼需要建造出這種記憶。文學與史學的互涉，是這次研習營中非常重要的一環，因為以研究文學出身，在閱讀史料或考察史蹟時，仍不免難以卸下文學研究的眼光。張老師活脫的思考以及對於史料的結合應用，正是文史互證與思考融會的最好案例。藉由張老師的思考討論，不但能對過去的文本有更深一層的認識，也對傳統一些幾成定論的問題，重新提出思考與質疑。小組討論更是交會不同意見、激盪思想火花的場域，現下好幾個試圖撰寫的題目，都出於張老師所帶領的小組討論。討論實在是深入研究的寶庫，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，在自己的研究之中往往因為太過專經，難免死在文獻與二手研究之中，無法有更深一步的突破與發現。感謝張老師的帶領與第一組成員的討論，因為有你們的使這次活動更加精采。

長期以來我一向認為：作為一位學生，我不是一位一流的學生；即使未來有幸成為一位學人，我也不會是一位一流的學人。我一直有這樣的認知，但此次的

研習營中和許多名師大家的互動，讓我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。「學」的向度是方方面面的，埋首讀書是學、和人互動交流也是學；隨時保持積極的求知欲是學、放下文本走入鄉村，從偶然的交流中認知自己的缺陷也是學；追尋歷史與真理是學、但假的歷史如何被建構，背後又如何藏著歷史的真實，也是學。如何擺脫自負的纏累，認清自己再天分與努力上的缺失，能夠更深層的認識自我，以鋪設自己未來的學術道路，我想是更是一件重要學習的事。作為一位二流學生並不可惜，畢竟聰明並不決定學術的一切，一位二流學人能夠專心於考證的工作，其成就未必遜於一流學人。但當一位二流學人不能認清自己，侈言建構、狂稱體系，盲從學術主流、未能深知自己能耐，而欲塑造出自己的學術傳統，這樣的盲目與狂妄，恐怕將給學界與自身研究帶來莫大的毀壞。作為一位學生，這次的研習讓我看到了自己很多的不足，沒有與人交流的能力、欠缺思考問題的意識、欠缺關懷問題與文本的熱情，這些缺點同時也是未來改進的目標。